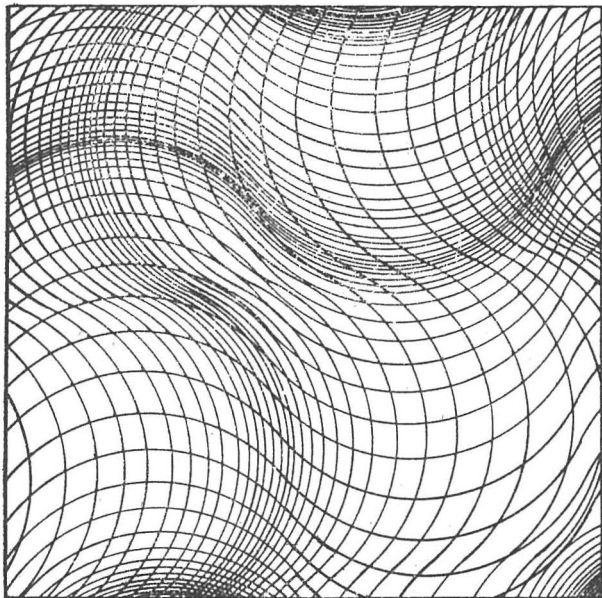


論 張永祥的劇本 「秋決」的主題一致性

燕柏林



幼獅文藝八月號，費了八十二頁篇幅，登出張永祥先生的劇本「秋決」。據個人所知，把純粹電影劇本這樣不惜篇幅，予以全部登出的（而且在電影發行之後）並不多見。無疑的，幼獅文藝這種大手筆，有它的理由，尤其在殺伐色情迷漫的一片電影歪風裏，重登「秋決」劇本，更有多種先驅性的鼓勵。

電影劇本不同文學劇本。如莎士比亞，阿瑟密勒、田納西威廉、貝克特之作，這類文學價值極高的劇本，可說不必假藉其他藝術形式便可獨來獨往。但電影劇本的生命，則往往寄託在整個電影藝術裏。黑澤明為「大鏢客」一劇，曾閉門苦撰其劇本數月之久，但電影一經拍成，劇本本身便毫無價值。因許多地方皆靠導演、演員、攝影傳神，劇本只是以文字說明其故事主題，也就談不上有何文學價值。

一方面，由於電影劇本的編劇者，一落筆就已考慮到電影上的種種非牽就不可的限制，諸如成本、市場、空間、演員、道具等，因此電影劇本如想進而成為文學作品，實非易事。張永祥的「秋決」，雖然與文學劇本還有一段距離，却有

其嚴肅的主題，感人的情節與獨到的構想。

就劇本技巧而論，不管從佈局，人物、對白、「秋決」都是極具匠心之作。但由於主題的一致性未能把握到底，使原可震撼人心的悲劇，竟變成美化了的妥協之作。我們看「破曉時分」，它的戈矛一直指向貪官虐民這個主題，在「小丈夫」裏（又名「火葬」），它的主题一直環繞着：封建社會以禮教與習俗斷送了一個女人的悲劇；這裏面還非常正視了女人本身的情慾（雖然古代女人不許表露私情私慾，但作為現代文藝的主题，則不能忽略其批

判的意義，而「秋決」在這方面，則顯得草率。）

在「切腹」裏，它的主题直指切腹的流弊以及武士的虛仁假義。以上三者，隨手拾來，都不許觀賞者有何其他可能的感想。觀後，我們心頭雖然沉重，但仍可以領受，甚至從而接受其反面而來的立意效果。

反觀「秋決」的效果，則顯得凌亂。尤其選擇了這麼深邃的倫理主题，而最後竟通通妥協了，圓滿了。換句話說，不但收不到「反面立意」的效果，且連當初是怎麼一回事，也令人撲朔迷離。

有關「秋決」的評論

，或從電影的角度，或從古代倫理的觀點，或着重於斐剛的教育意義，或着重於蓮兒的命運，皆各有所見，但從文學的角度觀之，其嚴重的缺失，係在於主题基礎之未能達到一致性。

主要的，作者把整個故事予以妥協，使我們不知道作者的戈矛指向那兒。「秋決」最先指出那種入牢與死囚成親以傳宗接代的方式是殘酷的。（借斐剛的話：「我不忍害了妳一輩子」。借牢頭的話：「你能找到這樣的閨女，我就肯幫忙」。）而第二次蓮兒入牢獻身，却是自願的，這時，一方面出於對老奶奶的義，一方面已多少摻入對斐剛的情（作者開始把殘酷予以美化。）那麼，便談不上對這種殘酷的傳宗接代的方式，有何批判的着落點。換句話說，由於第二次蓮兒的自願這樣安排，整個主题的基礎已開始動搖了。

從佈局的技巧上看，讓蓮兒來第二次的自願，這原是極其高明而狡猾的手法，可以沖淡一些殘酷感，但在藝術效果上，前後一旦妥協，主题便隨之落空，至少已變得非常脆弱，進而很可能使主题由嚴肅的對封建意識的批判，轉而變成對蓮兒這種「義」的莫名

所以的標榜。

但個人深信，「秋決」的主題，決不是僅僅對蓮兒的義的標榜。因為自私的老奶奶，頑劣的斐剛，其人物是那麼鮮明生動。「秋決」可能有兩個副主題：第一是老奶奶的溺愛，教育不得法，終導致斐剛殺人。第二是斐剛從頑劣不馴到能體悟為人之道的教育意義。但這兩個副主題，都被作者一一否決了：老奶奶雖然承認自己溺愛兒子的錯誤，但最後作者還是讓她錯下去。而斐剛雖然體悟人生之道，已知悔意，並能替牢頭着想，而作者最後仍然讓他處死。可見老奶奶的知

錯，斐剛的悔恨，都不能做為正面立意的主題。進一層說，它根本就不主題，而只是故事的背景而已。如果老奶奶有何正面立意的主題，那作者就不該讓她去犧牲蓮兒；如果斐剛有何正面立意的教育意味，那作者就應該赦他一死；否則，斐剛最後的悔恨是多餘的，縱然不是多餘，也決不是只憑「死得光明磊落」一兩句門面話就可交差了事。

因此，「秋決」的主題，仍環繞在老奶奶的自私上面。而這個自私的背後是什麼？可說是一種封建意識，一種傳宗接代觀，再利用一點禮教約束的

力量以及變質的倫理壓力。（諸如深信斐剛死後，蓮兒必定守寡以及利用蓮兒不敢犯上等）由於老奶奶的自私，因此產生了純粹無辜的受害者——蓮兒，再加上老奶奶的愚昧，第二個罪有應得的間接受害者——斐剛。

蓮兒是受老奶奶的自私及以上意識所害，但由於作者予以妥協，把蓮兒第二次赴獄寫成自願，遂使老奶奶的罪過減輕了，而在牢獄中傳宗接代也似乎被允許了，甚至蓮兒與斐剛也有愛情了，對於一個藝術工作者，這真是一種可怕的妥協。尤其作者借蓮兒的話：「一夜也是夫妻」，「有許多夫婦，婚前並未見面」等。更易使人誤解作者默許這種成婚方式是正常的。在蓮兒那個時代，蓮兒可能有這種觀念，但以今日而寫這類題材，作者未加以批判的意識，或力求避免正面的誤解，實為一大敗筆。

這是作者力求妥協，影響主題的一致性之失。說得過火一點，作者好像告訴我們說：與死囚成婚以傳宗接代，並不殘酷，這種婚姻是可以成立的，好像這裏面也有愛情，也有幸福，最後，好像蓮兒這種「義」也值得標榜。

老實說，處理這類題材，諸如小丈夫娶大姑娘，指腹爲婚，爲木主而出嫁，因被污而自盡，因出牆而受私刑，後花園私訂終生，薄倖狀元休髮妻等，俯拾即是。但以現代眼光來看，應具有現代意義，才有動筆的價值，否則，無非只是一些零星的說教以及「白頭宮女說玄宗」這類感喟而已，又有什麼真正的藝術價值？因此，個人認爲「秋決」應這樣改寫：

蓮兒第一次入牢成親，斐剛以蓮兒的幸福爲重，加以拒絕，蓮兒開始看到斐剛善良的一面。（以上維持原作）老奶奶苦候

雪夜中，俟蓮兒從牢裏出來，百般加以撫慰，惟蓮兒始終不敢說出真象。回家後，老奶奶即臥病不起。

兩個月後，老奶奶發現蓮兒並未受孕。在老奶奶逼迫之下，蓮兒不得不告以實情。老奶奶氣極，大罵斐剛之後，仍叫家僕陪蓮兒第二次再去。（事實上如果老奶奶不死，還是會叫蓮兒去第二次，第三次的）

蓮兒與斐剛相見之下，恍如隔世，這時，斐剛才感到事態之嚴重，自己已無指望，一方面不忍有違老奶奶之心意，另一方面在蓮兒「你從未好好看過我，今晚應該好好看看我

」的嬌聲柔情、一種面臨悲慘末日的情勢下，自己脆弱的瓦解下來。（這段最難寫，但非寫不可）終於，蓮兒在痛苦中接受了他。

不久，老奶奶去世。蓮兒不時到獄中探望，以妻侍之，最後牢頭擬釋放斐剛，但斐剛加以拒絕。斐剛登上囚車，蓮兒早已準備祭品，眼淚滂沱苦候於途，並擬隨往刑場，如果怕殘忍，可安排一個家僕把她拉住。原作序場之處決轟轟烈烈，但到這緊要關頭，作者却這樣安排：

「蓮兒和斐順躲在一棵大樹後面偷看，斐順眼裏含着淚，蓮兒反倒鎮定。……

蓮兒目送囚車遠去，她臉上的神情是莊嚴、鎮定、眼裏漸漸有點模糊了……」

蓮兒躲在樹後偷看，這種安排令人洩氣至極。我們也不知蓮兒的鎮定、莊嚴來自那裏。作者也許認爲傳宗接代的任務已達，所以鎮定、莊嚴起來。其實這完全是一種「肚裏有貨，不怕他死」的愚昧觀念在作祟。一個孩子三歲喪父也好，兩歲喪父也好，甚至遺腹子也好，皆出於來自外力的無可奈何。但爲死因傳宗接代，這個孩子未出生前，命運便已確定是孤子。

在現代來說，這是可以避免而不去避免的罪惡，決不是一種莊嚴。如果這個

孤子，在沒有父親之下變成第二個斐剛，而蓮兒又很快地變成「老奶奶」的話，這個故事，便成了傳宗接代的諷刺與社會的包袱。如果說作者連這點認識都沒有，而硬說它是「莊嚴」的話，那麼，我們真要懷疑作者的藝術修養了。

因此，斐剛死後，則其發展可分兩路：一是蓮兒經不起親族之欺凌，甚至不承認她是斐家媳婦以及她腹中之物，使蓮兒終於離家流浪。（原作安排蓮兒對二大爺以少奶奶的姿態，發了一頓不大不小

的威風，尤為敗筆）二是讓蓮兒在操勞過度之下，乾脆流產。

（除了這兩路之外，當然也可以安排讓蓮兒根本未受孕。在本質上，這種事不是一發即中的，原作者未免太過自信些。不過，作者已一路辛辛苦苦安排其傳宗接代，若根本未受孕，實不忍殺此風景。）

以上由於蓮兒的遭遇經此一改，主題便可完全一致。換句話說，這種成親，這種誤解倫理，而近乎動物性的傳宗接代應不許它成功，也不許它在意識上有何默許。否則這樣也妥協，那樣也圓滿之下

，此類題材，在今天來說，早已沒有再寫的价值。換句話說，應該讓老奶奶的愚昧與自私，最後除了斷送斐剛及蓮兒之外，什麼也沒有得到。不過，在蓮兒離家流浪與蓮兒流產之間，個人認為仍以第二種情況發展為佳，因離家流浪需要更多的情節來陪襯，而流產則以蓮兒一張迷惘痛苦的大臉蛋，作為結束即可。

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：老奶奶的自私，是出於習慣性的一種固定觀念，但蓮兒的一切，則決非純觀念的，其間應該讓蓮兒有她女性心理的發揮才對。但原作却把蓮兒寫成勇赴斷頭臺的義士，而忽略了一個未婚少女在這方面的心理，在現代來說，是個人不敢苟同的避重就輕。

蓮兒仁至義盡，固然不錯，但這種義背後，有太多感恩的因素與封建的壓力。換句話說，蓮兒決不是義士，而只是弱女。因此，對於蓮兒需要予以加強：諸如蓮兒第一次入牢成親，除了負有使命之外，應有其哀怨、恐懼的一面。第二次入牢，雖對斐剛已有瞭解，稍釋畏懼，但從心理及婚姻的角度，這種沒有基礎，純出於傳宗接代近乎動物性的初夜，（正如斐剛說的我不是豬）在蓮兒來說，應該仍是極其痛苦的，

決不是劇本裡「又羞又痛心」就可交待過去。銀幕下那種「含羞帶笑」的表情，更是要不得。雖然不必太過誇張其痛苦，事後掛兩行淚珠也是應該的，但乍看起來，銀幕上好像一夜之間便如此老練起來，從初夜的角度，尤為不妥。這點，鑒於「秋決」電影完全符合劇本，故與其說是導演之失，不如說是劇本之失。

無可否認的，原作裏安排了太多蓮兒對斐剛的情意。尤其編號五五這一段，幾乎把整個主題破壞了。是的，老奶奶並沒有逼蓮兒，那只是沒有用言語去逼，而是用意識去逼

，但已經够了。因此，成親後，蓮兒儘管服侍斐剛，作者仍應安排其無助、悲涼，迷惘的一面，但原作對這些幾乎通通抹殺。……

以上的更改構想，也許有人會以為太過暴露什麼，但就藝術而論，「秋決」的主題應有其一致性才是。有人說「破曉時分」的主題不對。這是只看了外表，文藝有正面立意與反面立意之分，但兩者的目標都是一致的。「破曉時分」，從反面立意這個角度，則其主題再正確不過。由「破曉時分」，我們了解人權與法律的真髓，但由「秋決」，我們

却因為它的主題發生妥協，無法了解倫理與婚姻的真貌，換句話說，我們看了「破曉時分」、「切腹」、「小丈夫」等，至少我們會感到幸而未生在「破曉時分」、「切腹」、「小丈夫」那個時代，但看完了「秋決」，作者却使我們誤會「秋決」那個時代也很美：老奶奶並沒有逼蓮兒，斐剛死得心安理得，而蓮兒也獲得愛情與未來的生命與憧憬，而變得鎮定、莊嚴起來。這是非常可怕的主題偏差。「秋決」所選擇的題材，本是一個罪過、殘酷而荒謬的題材，如果作者無意或無法點出裡面的荒謬，那麼荒謬的應該是作者本身。

固然，世上不乏從正面去追求真善美的文藝之作，但如果沒有了狄更斯的「塊肉餘生錄」，我們就無法了解愚昧的母親給兒子所造成的不幸。如果沒有狄更斯的「*Oliver Twist*」，就無法了解倫敦孤兒院的黑幕。沒有「黑奴籲天錄」，便激不起後世的南北戰爭。沒有「儒林外史」，我們將不知道文人原來是這副德性。沒有「西線無戰事」，我們將不知道一個女人的貞操，在戰爭裏是這樣不值錢。沒有索善尼津的「伊凡的一天」，我們將不知集中營裏，是搞這些名堂；沒有「卡拉馬左夫兄弟」，我們將不知人性的

範疇裏會有這麼多醜惡。

最後如果沒有左拉的「酒店」、「紅杏出牆」、「娜娜」，我們將不知道何種女人是要不得的……

我們可以舉出數百部以上從反面立意的文藝作品。反觀「秋決」，它從正面立了什麼？反面立了什麼？也可以說，它正面也立了，反面也立了，結果什麼也沒有立。因為它太「美」，把一灘灘的血，掩飾在蓮兒的紅色幌巾底下，而我們的評論界，却為這點假美，樂昏了頭。大致上說，秋決的評論，褒多於貶，但褒者多褒得莫明所以，貶者也貶得無關痛癢。

人不能因為怕見血，而專門幹起殺人不見血的勾當，我們的作家應該要有這種認識才對。如果我們的藝術要向國際進軍，我們更不能忽略人家對我們的剖析是殘酷而無情的。梁山伯與祝英臺，儘管鑼鼓喧天，涕淚縱橫，但在國際影壇上，也不過等於我們陪孩子看一場哈哈樂園而已。

無疑的，在製作態度上，「秋決」是近幾年來電影藝術裡，少見的嚴肅之作，想不到由於德文字幕的差勁，竟然未戰而死，真是窩囊到家。（可見藝術裏，任何細節都不能馬虎。）但話說回來，由

於「秋決」的雖嚴肅而不謹慎，使主題的一致性發生了偏差，為了避免貽人以「荒謬」之誤會，也許未戰而死，正是給自己重新檢討、努力的機會。因為未戰而死固然窩囊，敗得慘不忍睹，也並不怎麼光采。

我們都是現代的忙人，請讀每年從千百篇作品中慎選的短篇傑作，是這一代中國作家心智的凝聚。

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

年度小說編委會主編。大江出版社印行。定價每冊18元。
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。四冊合購優待價55元。劃撥
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。郵票通用。